

“最后，也是现在，你将拥有三分钟的时间，说出你对这个世界的话。”

“我只有三分钟吗？”你问道。

“从我说完刚刚那句话起，计时就已经开始了。赶快吧。”

“这个世界待我不公。”你对着摄像头首先说道。你想要接下去说，但要具体举些什么例子呢？小到儿时被抢走的冰糖葫芦，大到流浪数十年如今背对枪口的人生。然后你没有说出口来，刚刚复苏的痛苦在摄像头前闪瞬划过，就这样消失无踪。

你决定说些别的。

“我也曾获得过希望，虽然它们如今已不在我手中，我却仍然怀念它们。最后的时刻，我还是讲些让自己开心的话语吧。”

“首先我要提及我的朋友们。浪海，我那个失忆严重，忘了哥哥是谁的妹妹。紫维，一名不辞而别的玩伴……”

你在黑洞洞的镜头前说着那些尘封了数十年，如今再被忆起的，三分钟后就无人记住的名字。所以说这有什么意义吗？

“……时幻，那曾经是我的一个名字。言殊，她是我的设想中最值得绝对信赖之人……”

没有意义。你甚至开始说出那些本不存在于这世上的名字，说出那些在你脑内扬起革命过后的满天风沙。这些便是意义。

风沙总会平息下来的。意义仿佛就此再次消失。

“……除了朋友们的名字，我还要说一说那些我们曾经一起去过的地方。浪海她住在我家楼下，房门面对着一座峡谷；紫维陪着我走遍过整个世界，就差时幻坠落而下的那个悬崖……”

太多的幻想了，不是吗。不存在的人与不存在的人与不存在的人之间总有无尽的路途要走，有时走得慢，有时就又转眼不见了。直到终点，你还是那个不存在的人，与最初相比并无区别，但周围的人已经离开了你。

但他们还在你的心中。但他们仍存在于不存在的人的心中。

“你不谈谈自己吗？”一个陌生的声音打断了你的思绪，不过你想起了那是谁，也想起了你还剩下三分钟……即使那只剩下了两分半。

“我的生命没什么意义，大概一直是伤害别人而从别人那里夺走什么吧。青年时代的我被愤怒支配着，以暴力解决问题，直到现在也是这样，虽然已经被绝望熄灭怒火。”

在他们离开之后，你还有什么好依赖的？这是你开始流浪的理由。流浪之中怒火熄灭了，被生活真正的面目扼杀了，也再无最初的热情。

“我未曾体验过爱情，为远方之人纠结之事我也不曾有过。但除那之外，我或许体验过

爱，体验过这个世界。”

一切都是相对的，在翻滚之时，不过是世界在翻滚罢了。明白这一点后轻松多了：忘记了你的其实是被你忘记，离你而去的其实是被你抛弃，成为你的其实是成为他的，你值得信赖的其实是值得信赖你的。但大家都不这样啊，都忽视了你的存在。

因此这三分钟对你来说仿佛即将坠落到不可触及的悬崖之底。

“剩下两分钟。”那人说道，似乎并不在意你刚刚说了些什么。

有人对你说过“不”吗？有人曾经拒绝过你吗？

换个问法。有人未曾对你说过“不”吗？有人未曾拒绝过你吗？

渴望再次被生下吗？想要携带着那因果轮回吗？有讨厌的人吗？在夜晚能够安眠吗？小时候的梦想还记着吗？看过落日与日出吗？倾诉过自己梦中的想法吗？对于过去感到后悔吗？有什么擅长的技艺吗？能够抬起头来了吗？在失败过后释怀了吗？听到过神明的耳语与天使的祷告吗？对着夜空中划过的流星许愿了吗？被不认识的人搭话过吗？在半夜惊醒时选择继续睡下去吗？能在现实中遇到梦里分别的人吗？有过旧友重逢吗？生活是单一色调的吗？有可以说上共同话题的人吗？追寻之物消失了吗？苦苦等待之物终于到来时有感到失望吗？成为过唯一的受害者吗？为他人献上过眼泪吗？荒谬之事发生在你周遭吗？孤身穿过倾盆大雨吗？选择的是为了自己而活吗？离开过自己生活的地方吗？有绰号或别名吗？被熟悉的人骗过吗？站在过聚光灯下吗？看过血的颜色吗？曾将身体伸出过窗外吗？铅笔上有贴过贴纸吗？踏上过难以忘怀的旅行吗？与人在夜晚喝过酒吗？一直向着坚信着的方向前进吗？窥探到了世界的真面目吗？如果你只剩下三分钟，有什么要对这个世界说的吗？……

你有着无数个问题，但无法一一问出，于是就此作罢。偶然侧身看到摄像机的镜头里反射出身后枪管的模样，你也只好苦笑将其略过。而又恍惚间看到并不存在的时钟，秒针战栗着重新划回十二点的位置，滴滴答答。

“现在应该怎么办？”紫维问。

“跳出去。”时幻抓住了她的手，与她一同跳出窗外落入星空之中。

他们在黑夜间飞翔，于光线中穿梭，低头俯视这座城市的车水马龙。仿佛有这样一瞬，时幻看到了你的过去，看到了在你的世界里充满着黯淡与空旷；你看到了时幻的未来，看到了在他的世界里未来的哀伤与悲凉。你看到的要比他多许多，看到“十二点”遭受屠杀，看到时幻之死，看到落丝牺牲，看到紫维失控，看到时幻第二次死去并落下时间之巅；看到言

殊无法醒来，看到时律救回落丝，看到紫蔭花向另一个世界逃离；看到斯拯救世界，看到七人的集结，看到无梦者的战败；看到长廊里交织的平行宇宙，看到绝望的最终之战；看到「残余」之外的「破碎」，看到另一个纪元中的「故事之后的故事」；看到卡斯诺在独自徘徊，看到紫霏举起酒瓶，看到另一个时幻的生命，看到王宫花园里的轮回转世，看到列车少女拥抱星空而去。你看到的事物是你在一瞬间就能明白，而别人终其一生也无法理解的史诗。

但这些事情还只是时幻的未来，对你而言相当于另类的过去。

“你在想些什么呢？”紫维晃了晃时幻，他才注意到自己早已意识涣散。

想要回答也已经太晚了。

像是黄昏的最后瞬间，万丈光芒彻底消失的刹那，流光溢彩袭卷重来。

“你已经沉默半分钟，而也只留下半分钟。”那人似乎抱有一丝遗憾地告诉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本想说出这一整个宇宙，奈何我无法形象地将其描述。”你对此回答道，“现在的我已经数尽了人生中的幸福，过去对我已不再是障碍。而令我好奇的是，在这里默默注视着我的你，懂得了一切却又抛到脑后的你，究竟是谁？”

“只是负责倾听你的言语的人，然后便没有更多的工作了。”

“嘿！你这个无情的人！”你有点被激怒般地指向他，“难道你对于我的一切故事都毫无兴趣吗？最后的刽子手！”

“这与是否感兴趣无关。客观地说，我只会倾听而已。”

“这样的话，我对你真是无可奈何了。我最后有一事相求，你能答应吗？”

“先得看看那是什么。毕竟，这在我的职责之外。”

“你知道我的名字吗？把它记住吧，仅仅是记住就够了。”

“我接受这一点，但我也无法为你做出更多。”

你满足地笑了，那笑容定格在了你的脸上，而击碎镜头的子弹贯穿了你的心脏。所有的一切都从你的伤口爆裂而出。

你站在一旁静静看着你的死亡。

我知道你的名字，你这样想道。

2022. 12. 6——2022. 12. 13

《故事之后的故事》收编后记：

在进入高中后，我陷入了创作的迷茫时期。并非瓶颈时期，而是迷茫时期。在《列车少女》之后，由于在机房里摆烂了许久，我丧失了刚抓住的一点点文学感觉，不知道自己要写些什么。

于是最后，我从自己身上取材，写了这篇意识流的小说。我总感觉这确实就会是在人生的最后三分钟时我将竭尽全力表达出来的东西。但是，就像小说中写的一样，“我本想说出一整个宇宙，奈何我无法形象地将其描述”，三分钟实在是太短，我没有办法讲清楚这一切“故事之后的故事”。作为替代方案，这本小说集便诞生了。或许吧。

现在的我会比较注重正常的中文语法结构和词语搭配，但是在将这篇《我》收录进来时，我基本上没有进行改动，为的就是让当时“意识流”的感觉得到留存。

2025. 2. 23